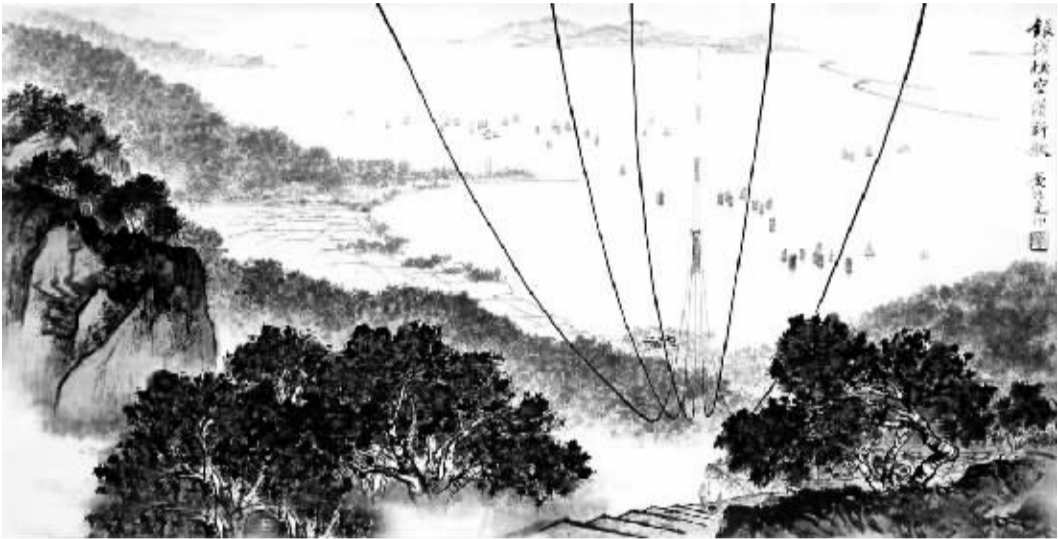


# 中国许多驻外使馆都挂过的一幅画

曾经，中国许多驻外大使馆都要挂一幅中国画《银线横空谱新歌》，正是因为这幅画，黄纯尧从一位默默无闻的大学美术教师，一举成名，并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具有深刻影响力的当代画家。

黄纯尧于 2010 年去世，笔者曾在采访他与三峡的故事时，“额外”地听到了他讲述《银线横空谱新歌》的故事。



当代名画《银线横空谱新歌》

## 一幅当代名画的酝酿产生

太湖中的东山半岛和西山岛，是江南负有盛名的鱼米之乡，但西山岛世世代代用的都是煤油灯照明。上世纪 60 年代，西山岛通电了，从东山通到西山，的确在当时是体现建设事业的大气魄之事，是那个年代的壮举。

画家黄纯尧是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的教师，1964 年，他曾带学生到东山莫厘峰下的和平一大队第三生产队劳动实习写生。东山的美景久久萦绕在他的心头。一天，他听说，西山通电了，电线怎么怎么横越太湖架达西山，他感到十分振奋，难抑豪情，以意为之，当晚就在南京凭想象画出了《银线横空谱新歌》的初稿。

朋友看后，摇摇头，说，这美景非您这大手笔来画不可，但这幅画与应该达到的效果距离较远。黄

老师，银线横空的气势根本就不是你想象的这样，气势之雄伟，不是身临其境不可能想象得出来；银线在天地间构图之动人，不是身临其境不可能深受鼓舞而精神昂扬；在纯大自然的景色中注入了人们建设山河的豪情壮志，山川风物为此更为绚丽，不是身临其境不可能使强烈的艺术冲动转化为艺术实践的美妙结果。黄老师，这是一幅值得您亲自出马去画的最新最美的图画！

第二天，黄纯尧就与朋友直奔东山，火车、长途汽车颠簸了半天，下了车直奔莫厘峰，他心情既激动，又冲动，恨不得一步跨上莫厘峰。好事多磨，越是心急，越是有阻碍，走到半山腰，突然，满天乌云，电闪雷鸣，瓢泼大雨翻江倒海一样倾泻而下，天地间一片混沌。全身淋了个落汤鸡，只能退下山，到东山镇。东山镇已经水流成河了，两人买了两块塑料布往身上一披，用绳往腰间一扎，算是雨衣，实际上已经湿透了。

第三天，是出奇的雨过天晴的好日子，天地间明澈透亮，洋溢着清纯芳香，登上山顶，站在铁塔之下，万顷太湖波光，对面的西山岛，头顶上横空飞架过去的五根高压电线，使这片山水显得格外动人。铺开纸，拿起笔，黄纯尧开始写生，勾勒这祖国山河新景之韵。

## 周总理一锤定音平息纷争

这幅画，在那个年代，无疑是一曲对清新的田园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表达，“四个现代化”是人们的期盼，是美好的憧憬。人心所向，人有志气，山河锦绣，就一定会乾坤气爽。黄纯尧的朋友把这幅画简称为“五根线”。

黄纯尧清楚，这幅画，如果能被全国美展选上，是因为这表达主

题的“五根线”，如果不能选上，也会是因为这“五根线”。果然，这幅画在送全国美展筹备工作委员会评审时，历经波折，可谓是三上三下，一会儿决定入选，一会儿又要拿下来，原因是这“五根线”。说好的人极欣赏这“五根线”的构图，表达了一个时代的建设进程；说不好的人是对“五根线”入图感觉不习惯，中国画是从来没有这样画的。

周总理很关心全国美展，专门来全国美展筹备工作委员会视察工作，并仔细审看了全部准备展出的已经布展好的作品，当得知有一幅《银线横空谱新歌》的中国山水画争议大，构图“怪”，大家正在为这幅画能不能入选犯难时，周总理让工作人员专门找出这幅画来看个究竟。

当这幅画铺展在周总理面前时，周总理浓眉往上一挑，露出了喜悦之情，高声称赞：“好，好，这幅画好，你们看，画面突破了中国山水画的陈规，推陈出新，又表现了社会主义的新景象，同志们，我个人意见，这幅画，要展出……”“这幅画应该让全国人民都知道，都欣赏，从中受到鼓舞，而且，要请作者再画一批这幅画，让我驻外大使馆都要挂上这幅画。”

有周总理一锤定音，这幅画在全国美展的重要突出位置展示，反映强烈，非常引人注目。接下来，这幅画又参加了全国美术巡展，上海书画社出版了这幅画的水印木刻 200 份，胶印出版了这幅画的 1975 年年历，在全国发行 60 万份。

## 有多少张《银线横空谱新歌》原作？

黄纯尧的这幅画，无论是从表达的内容，还是从表达的艺术功力上讲，注定要在中国文化史上留有一席地位。根据周总理的指示，黄

纯尧一共为中国驻外使馆画了 20 多张《银线横空谱新歌》，并不是一下子就能“复制”出来的，而是每年画几张，从 1973 年一直画到周总理去世后的 1977 年。驻外使馆的这些画的去向，黄纯尧并不太清楚，应该都为外交部所有。有一次黄纯尧看电视新闻报道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举行招待宴会，他在电视里看到了这幅画还挂在大使馆宴会厅的墙上。还有一张被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了，也许就是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的那张。

黄纯尧自己手中有四张原作，分别是 1973 年画的第一稿和第二稿以及 1975 年和 1977 年画的两幅。1973 年从东山回来画的第一稿，他赠送给自己工作的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收藏，而为人们熟知的则是参加全国美展、由上海书画社印刷发行的那张，是 1973 年第二稿，这是第一稿在江苏入选后重新赶制送京的画。第二稿是“多灾多难”，画时，系里一位老师出于好心，给他送来一幅新的绿色毛毯铺在画桌上。谁知，烘染后，毛毯的色染到画上来，这时，送全国美展的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，已经来不及再画一张了，怎么办？

有人知道这幅画一定会打响，本来就嫉妒黄纯尧，为此幸灾乐祸了：“哈哈，你的画报废了！”也有人由衷地为黄纯尧能画出这么好的作品而高兴，就为他出主意，找化学系的老师来解决这个渗透绿色的问题。结果，化学系老师用“氯水”来对付污染，他用毛笔沾着“氯水”一点，污染就没有了。1975 年的那张已经很精了，但他本人对 1977 年的画更为得意，那张画是他用温州皮纸画的。所以，除了第一稿赠送给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，黄纯尧自己现存有三张《银线横空谱新歌》的画，这三张画，黄纯尧当然视为至宝了。

毕竟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年岁不饶人，自 1977 年后，黄纯尧再也没有复制性地画这张画了：“现在，我已经画不出这张画了，画那‘五根线’，毕竟是当时的激情，当时的艺术生命力的凝聚，那‘五根线’，到了一定年龄就不可能画得那么有神韵了，因为那是要一笔画成的，而且要控制着笔墨不能有一点‘化’，功夫就在这‘五根线’上，画那画时我毕竟还是中年人么。现在视力和精力都不如以前了！”

摘自《人民政协报》

## 电视文学剧本·连载·



策 划：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  
文学统筹：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：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  
撰 稿：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 撰 稿：梁祖文

33.扶沟县城大街上。  
一辆豪华的轿车子，一直来到胡府大门前停下。  
从轿里跳下一个洋学生（佛佛）打扮的女孩子，一直登上胡宅那高大的门前台阶，亲热地向看门人打招呼：大哥好啊？  
门卫：请问姑娘有什么事啊？  
佛佛：请问胡新林胡少爷在家吗？  
门卫：姑娘，你问的真是时候，胡少爷刚刚从县三青团团部开会回到家。  
佛佛掏出一封大红请帖递给门卫说：大哥，请您把请帖交给少爷！  
门卫打量了一眼面前的女孩子：你是谁？  
佛佛：大哥，我是大少爷的同学呀！你把我忘了吗？  
门卫：哦，有点印象。请少爷去哪儿赴宴？  
佛佛：我是胡少爷的中学同窗，有个老同学从省城回来了，在桐丘酒家叙旧，你快请他出来，我们一同坐这轿子前往！  
门卫一听，屁颠屁颠进到里边。  
34.扶沟县城大街上。  
不大一会儿，胡新林急急慌慌从里边出来，下了台阶直向轿车子走去。  
佛佛从轿子上探出身来，对着胡新林妩媚地一笑：少爷，快上轿！  
胡新林一看，顿时眉开眼笑，掀开帘子就往里钻。

胡新林头刚一钻进帘子，李子木两只大手立即卡住了他的脖子，像拔萝卜一样拔了进去，同时，佛佛两只手按住了他的双腿。胡新林想喊喊不得，想动动不了。  
赶车的汉子一甩响鞭，轿车飞快地向城外奔去……  
35.扶沟县城胡瑞甫家里。  
胡瑞甫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团团乱转：整个县城都找遍了，这个孩子能上哪儿去啊？  
胡夫人哭哭啼啼：姓胡的，告诉你，不把新林找回来，我和你没完！  
胡瑞甫不耐烦地说：娘们家哭哭哭，就知道哭，把人脑瓜子都哭晕了！  
胡夫人哭哭啼啼：都是你，今天抓这个，明天杀那个的，得罪的人数不清啊！  
胡瑞甫自言自语道：得罪的人？得罪的人……商会会长和我是有点矛盾，但不至于这样，高参议长，也不会，还能是谁呢？哦，对了，一定是共产党干的！  
胡夫人一听，赶紧说道：如果是共产党把新林儿弄走了，那就赶紧用才抓到的共产党去换啊！  
胡瑞甫：真是娘们家头发长见识短！监狱里关的可是共产党的区长，是要犯，是用十几个弟兄的生命换来的啊！  
胡夫人：我才不管他是什么区长县长、要饭要钱的，你给我换回来！不然，我就不活了！

胡瑞甫：真是娘们家头发长见识短！  
胡夫人一听，立即躺在了地上，撒起泼来：胡瑞甫呀胡瑞甫，要是没有了新林儿，百年之后看谁给你捧老盆啊！你姓胡的头顶着犁铧往地下拱啊！我和你生了这一个儿子，你不要儿子，我还要啊！我告诉你姓胡的，别说你关的是一个区长，就是共产党的委员长，你也得用他把儿子换回来！  
36.扶沟县政府里。  
胡瑞甫无奈地对部下说：你赶快去吕家潭一趟，给我把李嵩鼎请到县城来！  
37.胡瑞甫家里。  
部下带着李嵩鼎走进房子里。  
胡瑞甫对李嵩鼎说：嵩鼎兄您知道，我就新林这一个儿子，对他抱有无限的希望，因此才不惜一切，送他到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。如今突然失踪了，我想来想去，虽然我在扶沟县得罪不少人，但都不至于对我下这样的毒手。想来想去，还得从共产党那里来找。如今我抓了魏凤楼的一个副区长，魏凤楼来要人，我又不肯放回去，和魏凤楼算是已经是闹蹬了。这中间还得你老兄来周旋啊！  
李嵩鼎：胡大县长，上次你不同意放人，把事情做绝了。这次共产党是不是和你一样也把事情做绝了呢？再说了，新林也不一定就在他们手里

啊！  
胡瑞甫：新林在不在共产党那边，嵩鼎兄只管辛苦一趟吧！  
李嵩鼎：唉，看在都是吕家潭人的份儿上，我就想法再不见魏凤楼吧！  
胡瑞甫：那就太感谢嵩鼎兄了！  
李嵩鼎：胡大县长先别说这句话，是不是魏凤楼干的还不一定哪！就算是他干的，换不换人在他，不在咱啊！  
第 15 集  
1.豫东纵队驻地。  
魏凤楼：既然胡瑞甫有这个诚意，我们就勉为其难了。嵩鼎先生，麻烦你还得跑一趟，到扶沟告诉胡瑞甫，交换俘虏的地点就在贾鲁河边上的罗敷庙村，那里离扶沟县城最近，我们新老县长要在那里见面。还得告诉他，别再耍什么花招！  
2.胡瑞甫家里。  
胡瑞甫：芝塘兄，我胡某人一心为了党国着想，把史文焕这三人放回去，也是无可奈何啊！  
郭馨波沉思了一下：迎祥兄，这可是个抓住魏凤楼、为党国立大功的好机会啊！我们得想个法子，把他们一网打尽！  
胡瑞甫：能把魏凤楼他们一网打尽，再好不过了！芝塘兄，您可不能让我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！  
(105)待续